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报告文学卷(七)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报告文学卷(七)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精神游行



一

游行开始了。

水月被脱掉裤子剥去上衣，赤条条如一尾活鱼赶在了大街上。围观的人们跟在后边起哄，越来越多，挤瘦着街道。阳光抹在水月雪白的红润的裸体上，性刺激涂在人们的感觉上。水月昂着头，挺着胸脯，裸体游行，披肩发象一面黑色的旗帜在春风里飘扬。

这也许是命。其实这场游行在许多年前，从她答应嫁给郭满德后，就悄悄开始了。那时候人们就不理解，漂亮到抢眼的水月为啥相中了郭满德，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那时候人们就说非出事不可，还真让人们给言中了。

水月的娘家在水店，水店的后生为水月做过多少梦呀。到头来都觉得受到了伤害，上当受骗的痛苦锯着年轻人的神经。甚至连老年人包括水月的父母都不理解，水月为啥偏偏相中了郭满德。老年人自觉经多见广，用有好汉没好妻这句古话来打发年轻人。打发不住。年轻人还没有那么多阅历，对人生还有那么多疑问，还没有麻木。也许要等到他们的胃象老磨般磨碎了几十年岁月后，才会知命，才会张口吞到什么就伸伸脖子咽下去，一声不吭。这样，老年人的话就只能打发他们自己。老



年人就这样，他们的许多话看去在教训启迪别人，实际上都在打发自己。这就是人生的味道，这味道又苦涩又悲凉。

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区别并不在年龄，而在有没有悲凉。

实际上，人生处处都是谜。别说别人不理解，连郭满德也不相信水月会嫁给他，甚至连水月也不明白。这里边有一个秘密，对自己，水月也不承认。或者说，她自己对自己保密。

她第一次见到郭满德，就是相亲那一天。在这之前，他们没见过面，不是一个村子，不是一个学校，或许在赶集时见过，也没有记住。那是个上午，按照乡俗，经媒人介绍，他们第一次见面。吃过饭后，父母和媒人按照计划都躲到了别处，让他们两个单独在屋里谈谈话。这个程序是，一锤定音，如果男方没意见，见过面说过话就送一百块钱见面礼，还要用红手帕包着。女方要没意见，就接下这个红包包，就算接下了婚姻的第一幕。

对于郭满德这小伙子，水家也有耳闻，本来就没有打算同意。等见到郭满德这副尊容，更坚定了水家的看法。只是乡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媒人大都沾亲带故，能冷落男方也不冷落媒人，好歹让小男女见过面，捡起媒人的脸面。再一个心思，乡下不兴女方求男方，这就有了一家女百家求的习惯，来求的男方越多，女方越尊贵。这也是培养起来的虚荣，水月的父母也从不放过这种机会。

对郭满德，水月父母明显持否定态度，从他们的眼



神里水月早读得明明白白。说实话，她本人更不满意，上过高中又长得漂亮的姑娘眼更高呢。但不同意是不同意，也要走完这个过场。不能一上来就说不同意，一定要单独谈过话，谢绝过见面礼，把客人送出家门外，才能对父母表态：给人家回话吧，让人家找更合适的家儿。这里，连女孩对自己父母也很少说我不同意我看不上人，而是说让人家找更合适的家儿。这也可以理解为有修养，但说穿了仍是虚伪。不过，象这样的虚伪已经不再被人们认为是虚伪，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甚至渗透进人的天性中。人们象离不开食盐一样再也离不开它。

郭满德早已红着脸不安地坐在里屋象受审那样。水月看着父母和媒人借故走出院子，媒人还留意带上院门，水月准备进里屋谈话时已经觉得在演戏，她估计很快就会走完这个过场的。于是便产生一种恶作剧的感觉，很想看看这么老实的后生面对漂亮姑娘时会紧张成什么样子，找一点乐趣，来把这个枯燥的形式湿润一下。于是，她撩开门帘走进去，就象在学校演戏时撩开舞台的幕布进入角色，锣鼓声胡弦声缠绕在身，一切都是假的，是做戏。

院子里很静。阳光过窗就变成几条棍子那样，她不喜欢这笔直的阳光。只有几只鸡在院里咕咕叫着觅食，把院子叫出不少的安静。

出乎水月意料的是，郭满德一声不吭。起身就扑过来抱住了她，抱住她仍然是一声不吭。在这瞬间水月呆了，连反抗都没有想起来。郭满德抱住她，憨憨地用尽



力气搂，两条铁钳一样的胳膊捆得水月喘不过气来，她甚至觉得郭满德把自己捆没有了，捆进了他的身体之内。

几秒钟过后，水月才好不容易想起了反抗，又不知道怎么反抗，就用两只手去推郭满德的下巴。实际上是在捍卫她的嘴唇，她本能地觉得他下一步要亲她，也只是亲她而已。如果我们在这儿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水月的反抗很无力气，推着郭满德的下巴实际是捧着人家的下巴。这捧着的里边透露着水月的饥渴，她害怕人家亲她，这害怕里边的另一层内容就是希望人家亲她。这就可以看出来她还没有被男人吻过，她多么渴望男人的吻，渴望到害怕的程度。

郭满德如果只是强迫性吻吻水月，虽然会很轻易粉碎水月的反抗，会成功的吻，却不可能促成这桩婚姻。只会给这个相亲的枯燥形式的竹篮里放上一只红苹果，增添一点点生动的内容。水月却不会决心嫁给他，浑身跳进这只竹篮使这只竹篮鲜花怒放。而郭满德并没有吻她，在这一点上显然他干得很漂亮。他放过了她的唇，越过了吻的这个过程。野蛮地抱起水月，使她双脚离开地面，离开她残余的意料之内，让她在意料之外走得更远一些，于是象抱起一捆青草那样一捧，把水月捧到了床上。

这一捧彻底把水月的做戏感觉捧干净了，捧得她灵魂出窍，就象演员被捧下舞台伤着了脚，回到了生动的真实之中。这是动人的决定性的一捧，在她今后的长长岁月里永远忘不了这动人的一捧。



那一刻，水月觉得自己象漂在河里的花头巾被拎出来摔到了岸上。这个岸就是她身下的这只床。在她被摔的一瞬间，水月在空中迅速成长，等落到床上时，已经是一个成熟了的女人。

在某种程度上，女人的彼岸永远是一只床，各种各样的理想五彩缤纷，说穿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床，床与床可以有区别，那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在质上是一样的，仍然是一只床。

院子里几只鸡咕咕叫着，把院子叫出少许灵性。在慌忙中被折断的几柱阳光迅速愈合了伤口，仍然固执地架在屋空。

郭满德很快就扑上了床，盖在了水月的身上。从此，他长大了。可惜的是，他没有增加别的内容，走向极限。只是盖在水月身子上，抱着水月，来回疯狂地摆动，摆动他自己。好象他这么摆动着，就已经摆动掉他少年的无数幼稚的岁月，摆动掉无数痛苦的对于女性的渴望，进入了一个快活的精神境界。于是就继续地摆动着。

在这种摆动之下，水月觉得自己的灵魂被碾成了碎片，离开了自己的肉体飞舞了起来，象花瓣一样在屋空飘扬，久久地飘扬。等待到这些花瓣飘扬在一起凝聚成一朵鲜花重新回到她心间时，才开始意识到应该反抗。是应该反抗，而不是要反抗。这就是说她不是要进行反抗，而是要表演反抗。

水月把两只拳头挥起来，象鼓槌一样敲打郭满德的脊背。双脚也开始乱蹬乱踢，只是什么也踢不着什么也



蹬不住。脑袋也左右摆动，与四肢形成一个节奏。越来越有音乐感，到后来实际上已经成为舞蹈。

在男人的压迫下这般运动四肢的舞蹈，有一种特别的快感，这快感形成一种刺激，这刺激很快使她的反抗在质上产生变化，从表演反抗变成反抗自己。在行为上她要把郭满德掀翻下来，在灵魂那里却有一种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大声呐喊，别放开我，抱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于是这种反抗就很快变成一种舞蹈的颤栗，这颤栗向我们打开了水月的内心的窗扇，我们一探头终于发现了她的秘密，她渴望别人强奸。

渴望强奸，这就是水月的秘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在这慌乱的瞬间才暴露出了心灵的马脚，让我们一下子逮住。这就给她的一直不嫁找到了原因，那么多一串串红辣椒般漂亮的小伙子，她都不中意，不是他们不够条件，水月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条件，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看谁敢强奸她。于是她就在等待，等待这个人的出现，而这个人终于出现了，这个人就是郭满德。

他们仍然在床上。郭满德仍在摆动，水月仍在舞蹈。他们都一声不吭，一声不吭。等到这种摆动和这种舞蹈，持续着重重复停步不前时，水月终于开口说别乱别乱，再乱我就喊了。这句话久久藏在她内心深处，说出来时感到特别兴奋。实际上这句话是另一句话的变相，在学校演戏时水月扮演过《沙家浜》里被刁小三调戏的少女，那少女喊过“救命呀——”一句话，水月对这句话产生过许多感情，喊出来时特别刺激。于是这句话就悄悄在她心里潜伏下来，她渴望在生活中喊出来。本来



是要等到郭满德进一步动手动脚时喊出来的，可惜郭满德停步不前，只在那儿摆动，水月的潜意识按不住激动，就把这句话吐了出来。

一句话就止住了郭满德。他乖乖从床上跳下来。错过了这个时机。因为他不是自觉的，这一手是村里大支书李洪恩的儿子李永生教导他的。你看，他站在屋中央无地自容，那副熊样儿。

由于是别人的教导，又因为没有完成，郭满德的强奸就成表演，强奸表演，表演强奸。可惜水月急于整理床铺，用手抚平床上的感情波浪，没有察颜观色。也许她正陶醉在刚才的舞蹈中，还没有走出来。她在接过那个红布包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别人曾指示郭满德这么干，她的男子汉是假的，生活中也有戏剧。这就使她一步走错，进入了悲剧。命运往往有它的偶然性。

结婚以后，在昏暗的油灯下，郭满德却胆怯地不敢干她，并诚恳向新娘检讨相亲时的无礼，是别人教给他的，请求水月原谅，这如一盆凉水当头浇下，水月该多么失望呀，她长长叹息一声，差一点哭出来。



二

但是，在婚前还没有走进那昏暗的灯光下，水月还没有发现郭满德骗他时，她是愉快的。她陶醉在这个骗局里。

水月接过了这一百元钱，父母虽然有些遗憾，但这遗憾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百元钱的光芒里。父母马上表态，只要水月你同意，以后受苦受难是自己的事，我们做老的不管。这个不管，就是同意了。

农村里的婚姻，经过许多年的变革，终于起了些变化。一定要由人介绍，这是规矩。到底行不行，由年轻人自己拿主意，父母一般不再阻拦。尤其是女孩，俗话说女大不可留留久结冤仇。只要能圆满嫁出去，不出什么差错，就是好结局。女孩象瓢里的水，看准树苗，能囫囵泼出去，就是了。亲戚三辈，族情万年，乡下仍是男人的世界。

对于水月，爹有另一层心思，女孩比男孩条件好一些，今后过光景不受委屈。这是他一生最好的经验。他娶的这个婆娘原是大土匪头子丁老七的小婆儿，长得太漂亮，自己一辈子低声下气。于是他就希望女婿能象自己一样，委屈一辈子。男人一委屈，女儿就幸福了。而水月的妈妈却想到，女人从来就没有命，嫁给谁都一样



让人骑让人睡，水月能活到自己点头许婚事的时候，已经是不容易了，女人命贱，还想咋吃咋卷呢？

所以，水月让妈妈陪着，相过亲后去郭家看地方时，母女俩都很高兴。郭满德家在月亮河，那是个大村子，月亮河还有街，街上还有不少杂货铺子，逢五逢十还赶集会，她们觉得象进城里一样。女儿嫁进月亮河，就可以在家门口赶集上会，自己去赶集又可以看闺女，前景让人向往。

农村里的婚姻，这看地方排在相亲之后，也非常重要，说穿了也就是去看看男方房子大小穷不穷。许多男方都在这天借东西在屋里摆设，许多女孩都把这些看得极重。水月不管这些，她不在乎郭家穷富。她心里有个愿望，非常希望能看到一个大点的院子，这院里一定要有一棵树，太阳能把阳光从树叶间漏下去，树下就会开满一朵朵的太阳花。她喜欢太阳花。如果是月夜，月光从树缝间流下来，地下又开满了月亮花。她喜欢月亮花。如果有院子，有棵树，能常看到太阳花和月亮花，她就更满意了。

水月从小就喜欢花，妈妈说她上一辈子是一朵花，水月是花脱生的。只是水月不太喜欢田野里的花，她觉得这些花不会动，太死板，败的时候又那么难看，不如她们院里树下地上开的太阳花和月亮花，永远开，永远不败。妈妈就说水月是月亮花脱生的，不是人间的花，是天上的花儿脱生的。不知为什么，水月也觉得自己是月亮花而不是太阳花脱生的，她觉得太阳花太亮，自己没有那么亮。后来妈妈说，月为阴，日为阳，你水月只



能是月亮花呢。从那时候起，水月没好意思说，但在心里就想到太阳花是男人的花，好男人是由太阳花脱生的。

在路上，她就想入非非，如果郭家有院子有树，她结婚以后，一定带着丈夫看太阳花和月亮花，并向丈夫讲，我就是月亮花，你就是太阳花。将来生了孩子，女孩是月亮花，男孩就是太阳花。忽然又想到，婆家村子叫月亮河，那么我水月就是月亮河里漂着的一朵花。在想象里，今后的生活美极了。

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那天一走出村子，一迈出水店，水月就有一种解脱感。一边是对新生活的向往，更多的是对旧生活的厌倦。她觉得父母、家庭、村子和二十多年来的岁月象一件旧衣裳早被她穿脏穿臭了，她做梦都想脱下来。另外，她老觉得这件衣裳是别人硬逼着穿在她身上的，不是她自己的衣裳，她要穿自己的衣裳。她从小就喜欢想象，不喜欢随大溜儿……

父母从小就教她不要说谎，而她发现父母常常公开对别人对自己说谎，就问妈妈：

“妈妈，你为什么骗人？”

“我怎么骗人？”

“你说谎。你不让我说，你说！”

“水月”，爹接过话说：“不能把大人的话叫谎话！”

她觉得不公平，又觉得委屈。大人们能说谎，小孩为什么就不能？她偏要说谎。而谎话本身在这时已不重要，象块糖一样，你们能吃，我也要吃。

有一次，水月用整整三天时间构思了一句谎言。她



按计划走到猪圈，然后回头就大喊大叫跑向父母，妈妈，咱猪死了！吓得妈妈一声大叫从厨房里跑出来，一阵风卷向猪圈，脚把放在台阶上的一只瓦盆也踢翻了，瓦盆叭一声粉碎，水流了一地。

听着妈妈的叫声，看着这只破碎的瓦盆，水月很兴奋。同时又十分恐怖。她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事先没有想好。结果是妈妈拐回来打了她一个耳光，只打了一个耳光。

水月的妈妈在这儿犯了一个错误，她应该把手扬起来，永远不要落下去，让这只耳光象鞭子一样永远在空中飘扬，这就会长时期对孩子形成恐怖。而一落下来，这种恐怖在响亮的耳光中就粉碎成碎片溅得无有踪影。水月开始哭叫，因为她什么也不再害怕，她的哭声实际上就成了她心灵的笑声，于是她就久久地哭下去，到实在没有眼泪时仍在坚持。她用干嚎拉长着尾声，欢呼自己的胜利。

事后却陷入了矛盾。一方面她明白说谎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她又觉得不让她说谎不公平。一般人不注意，其实在幼年，人的灵魂就开始分裂。甚至孩子从一出生就有了苦恼，又感激你生了他，又仇恨你抛弃了他。因为诞生的本身就是抛弃。于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拼命大哭，来诉说自己的困惑。

经过那次“猪死了”的事件以后，水月就尝到了说谎的甜头，把它作为了保护自己的武器来使用。爹爹如果错怪了她，她就把爹的旱烟袋藏起来，让他丢失几天。对妈妈，她就用我头疼我肚子疼来对付，她发现妈



妈很害怕她头疼和肚子疼。对小朋友，谁要欺侮她，她就编他的坏话，让别人揍他。弄得大人小孩都不敢相信她，也不敢惹她。她觉得很开心。在这时候，善和恶已经在水月幼小的心地上抽出两棵幼芽，一起茁壮成长。

然而入学以后，水月就不再讲别人的坏话了。她发现一打开书本，连算术里的应用题，都是在说别人的坏话。那是大批判的时代。大家都说坏话，她就不说了。和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意思，她喜欢说新鲜的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水月开始孤独。她讨厌大批判，厌恶呼口号，更仇恨游行。自己的嘴长在自己脸上，不能说自己的话，总要跟着别人喊，那自己的嘴不就成了别人的嘴，自己的脸不就成了别人的脸吗？妈妈常挨批斗，老戴那顶纸糊的高帽子，那帽子那么高，她觉得很有趣，没事就在家里戴着玩。这顶帽子在吸引着她，戴上那顶帽子的感觉在吸引着她，犯罪感在悄悄地诱惑她。

也许，过去的那个时代的错误就在于整天举着鞭子赶羊群那样驱赶人们的思想，一会儿往这儿赶，一会往那儿赶，一会赶上山坡，一会又赶往深谷，赶来赶去，到最后连举鞭子的人都不知道往哪儿赶了。这种思想的游行搞得人喘不过气来，连抽口烟的机会都没有，就使人厌倦和反感。水月就是如此，她时时刻刻都想逃避这种游行的折磨，自己一个人走一走，看看天上的白云和河里的浪花。这种逃避就是一种背叛，这种背叛就使她与众格格不入，别人喜欢的，她都不喜欢，别人不喜欢的，她喜欢。也许她只是喜欢别人的不喜欢。在中学里



演样板戏，谁都不愿演那被刁小三调戏的少女，她愿意演。而且，每次在大喊救命时，竟非常愉快。她甚至觉得如果刁小三真能把她抢去就好了。她大喊大叫救命呀——而没有一个人来救她，那该多么好呀。

水月的这种潜意识向我们泄露，她早就渴望强奸了。尽管她自己也不知道。实际上这种渴望由逆反心理渐渐演变过来，演变成为一种报复，一种报复的渴望。也就是对于那条驱赶她思想游行的鞭子的报复。这种报复心理使她对一切都产生逆反，连色彩也不放过，这就是她为什么不喜欢田野里的鲜花，而独独去欣赏太阳花和月亮花。

有次她去地里割草，坐在树下休息，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掉在她身边，一块又一块的，摆在那里，自然组成了美丽的图案。水月忽然发现了，看得出了神。第一眼，她就把它看作了花朵。而且，她发现这朵朵花一边开放，一边慢慢地移动，花朵又在这移动中慢慢变化，变化成另一种模样。她看着这些花，看着这些花的一层层变化，时间就悄悄在身边流逝，幻想如梦在一层层展开。到最后，使她激动地跳起来，扑过去，躺在了这些花朵之中。

太阳花，是水月给它们起的名字，由太阳花，她才在月夜去找着了月亮花。

这么一来，我们就明白了水月去郭满德家“看地方”时，为什么那么希望郭家有一个小院儿，院里有一棵树，是因为她想在结婚后，常常和丈夫一起，坐在树下看这些花。



可惜结婚以后，在那昏暗的灯光下，郭满德不敢干她，反而把相亲时的壮举说成了无礼，又坦白承认这一切都是李洪恩的儿子李永生教给他这么干的，她该多么失望呀。但是，她没有哭，只长长叹息一声。郭满德永远读不透这叹息的深意，实际上在这声长长的叹息里，水月就已经把绿帽子，给他扣在了脑袋上。

当然，水月再没有带郭满德看过太阳花和月亮花，常常一个人呆在树下，看这些花，把孤独和寂寞洒在这些花朵上，把一声声叹息咬碎轻轻吐在了树下边。

每当这时候，郭满德就看着发呆的妻子，莫名其妙地问她：

“水月，你在看什么？”

“水月，你在想啥哩？”

水月就翻翻眼皮，不理睬他，慢慢起身，从幻想从花梦中走出来。

这实际上是一种等待，等待另一个男人的出现，那太阳花般的男人出现在生活里。到那时，她一定带他在这树下，指给他看这太阳花，让他看看他自己。

意外的是，最终闯进她生活里的是个老头子，是李永生的父亲李洪恩。